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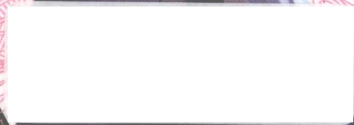
WORLDS OF RIDDLES: AN ODE TO LIGHT

谜的国

天空路 著

光年
森林

你年少的时候，
是否有过孤独而遥远的梦？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WORLDS OF RIDDLES: AN ODE TO LIGHT

谜的国

光年
森林

天
空
路
著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谜的国:光年森林/天空路 著.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15.1

ISBN 978-7-5060-7983-9

I. ①谜… II. ①天…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22938 号

谜的国:光年森林

(MI DE GUO: GUANGNIAN SENLIN)

作 者: 天空路

产品经理: 刘晓立

责任编辑: 王莉莉 刘晓立

出 版: 东方出版社

发 行: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6

印 刷: 三河市金泰源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8000 册

开 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8.5

字 数: 35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060-7983-9

定 价: 33.00 元

发行电话: (010) 64258117 64258115 64258112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本书观点并不代表本社立场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拨打电话: (010) 64258123

亿万星辰与平行童话

(1)

十月，日照一天比一天缩短，星辰比夜灯更早地出现在仍带着点点绯色的晚霞之上。家后面的林子里响起了蟋蟀的鸣叫声，又翻过了一页，仿佛已经看到了光年森林的入口。跨过入口，就回到了某一刻青葱的时光。

青春，在课间被折成一个又一个细小的纸星星，埋在记忆的玻璃罐子里。

时间随记忆流淌，罐子里长出了无数朵花，变成了透明的童话。

曾经孤零零地坐在夕阳西下的教室里，奋力地书写着转学考试的卷子。邻桌的男孩总是开着玩笑，但每次放学，总是见到他晃在不远处的某个地方。邻班转来的少年，他擅长每种运动、每门考试，他的制服上总有着阳光下洗衣粉晒干好闻的味道。房间里响起粉笔划在黑板上刺耳的声音，还有空气中飘浮着被阳光映成金色的粉笔屑。还有某个雷雨交加的夜里、某个莫名悲伤的清晨、某个形只影单的傍晚、某个带着微笑带着泪光的梦境。

现实从那一刻开始分歧，故事于是展开。

(2)

一个开始，两个结局，千百个童话。

她用一贯梦幻而华丽的语言，描绘了一场盛大的冒险。

西夕、子猫、泽璃、绯狐、夜繁、墨岚、炎渊。

名字是点，点连成了华丽的线，线编织成了幻想的世界。无数个平行空间，无数种可能。爱情是恒久不变的主题，尽管穿梭在不同的时空里，却总是可以轻易地找到那份坚持。

(3)

再强大的骑士，也会为了保卫他内心最珍贵的公主而变得温和柔软。

再轻狂的少年，也曾对着邻座的傻妹子，拉下脸皮来要那一盘醋熘土豆丝。

当星辰坠落，宇宙合统，有些事物在不停改变，而有些事物却得以恒久长存。

(4)

2:00 a.m.。

在屏幕上翻看这个故事，耳边却似乎能听到“啪啦啪啦”翻书的声音。

在寂静的夜里，总感觉时间永远不会过去，心中有一位少女伫立在那里。

童话从不是梦境，而是曾经发生过的现实。

不用闭起眼睛想象，就有无数故事在另一个时空或另几个时空不停地行进着。稍稍注意，它们就在那里。

可清晨总会来临，阳光刺破晨雾，穿过如同狰狞的高楼大厦的缝隙洒落下来。我们在闹铃尖锐的喊叫声中睁开双眼，穿上黑色的灰色的职业的铠甲，如潮水般涌进车子、地下铁、轻轨，沉默地沿着城市怪兽般的通路，走向一个又一个冰冷又恐怖的盒子里。

当你驻足，或许只有红底的鞋子踩到了路边的泥水。你漠然地抽出纸巾，擦掉黑得发亮的鞋面上小小的污渍，再将它扔到道旁的垃圾箱里。

无暇回首，时间把我们从一个站台推向下一个站台。

那个时候，就会想起，青春那漫长而孤独的时光。

当我们浸泡在泛着糖果气息的空气里，当我们淋洒在有着忧伤味道的雨水里。

(5)

爱情、亲情、友情。

得到的、错过的、再获得的。

还有更多。

(6)

和天空路相识两年。

我们在北京同校四年，却始终擦肩而过。

我们前后脚去了大洋彼岸，同一个校园却走在不同的时间里。

很荣幸这次能为她的处女作作序。她的每一段文字都像是一个童话。

《谜的国》让我做了一个美丽的梦。

期待它与读者朋友们尽早见面。

悠世

2014年10月6日于香港



目录

- 第一章 不速之客与不良少年 The Wolf and the Tiger / 1
- 第二章 无爱之猎 The Loveless Love Hunter / 11
- 第三章 心里的鹿 Paint the Sky with Stars / 27
- 第四章 墨色山风 La Belle / 41
- 第五章 亲爱的陌生人，好久不见 Dear Stranger, Long Time No See / 55
- 第六章 街角的那家糖果店 The Knight and the Nightmare / 65
- 第七章 权谋的网 The Prey / 75
- 第八章 传奇的覆灭 The Death of a Legend / 87
- 第九章 成人礼、婚礼和葬礼 Interlude: the Untold Story / 111
- 第十章 光与黯的分界线 The Crossroads / 121

这里是谜之国度的岔路口。

请你做出选择，亲自决定主角们的命运和世界的未来。



世界的走向 I

- 第十一章 陌生的天空 The Maze / 125
- 第十二章 流云与黑岩之歌 Souls' Sanctuary / 139
- 第十三章 彼岸花 The Broken Tie / 147
- 第十四章 光年森林 Ode to the Light / 155

- 第十五章 镜中魅影 The Phantom in the Mirror / 165
- 第十六章 失去的世界 Wounds of Love / 171
- 第十七章 太阳雨 Innocence Lost / 187
- 第十八章 终点与起点 Best Wishes / 195

世界的走向 II

- 第十一章 如果的事 Special Identity / 199
- 第十二章 最近又最远的距离 Hello and Goodbye / 217
- 第十三章 罗生门 A Glimpse of the Adult World / 229
- 第十四章 停止的风 My Power, My Pain / 245
- 第十五章 北地之星 Northern Land's Stars / 261
- 第十六章 光之镇魂歌 The Last Light / 267
- 第十七章 浮生如梦 A Dream of a Lifetime / 275
- 第十八章 终点与起点 Brave New World / 283



后记: 光年森林的出口 Words for You / 288

第一章

不速之客与不良少年

The Wolf and the Tiger



如果在宇宙尽头重见
一百万光年也容不得擦肩
可否拥我入怀
温柔低语在耳在心间

But thy eternal summer shall not fade,
Nor lose possession of that fair thou ow'st.

William Shakespeare, "Sonnet 18"

你的永恒夏日不会褪色，
你的美丽容颜永驻人间。

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第十八首》



那匹狼穿过卧室的墙走进来的时候，十五岁的女生林西夕还没有睡着。

先是尖尖的黑色鼻吻从墙壁中凭空冒出来，然后是雪白的獠牙和绿莹莹的眼睛在黑暗中闪闪发光。灰狼竖起毛茸茸的耳朵，悄无声息地踏上红木地板。

林西夕一下子坐了起来，心“怦怦”直跳。

月光漏过薄薄的纱帘，在床上洒下银色水纹。沉默的书桌上，圆圆的镜子蓦地暗了一下，又反射出耀眼的光。

在狼的身后，一个男人穿过墙壁走了进来。他的个子很高，眼睛藏在黑暗里，看不清他的表情。

灰狼跳上林西夕的床，用尖牙撕开薄薄的被单，绿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她，沉重的鼻息喷在她的脸上。林西夕背靠着冰凉的墙，掌心直冒冷汗，心里却有个声音雀跃着说：“他来了。我等了好久……他真的来了。”

好像有什么奇怪的东西从林西夕的头顶长了出来。她颤抖着手摸了摸，惊恐地发现那是一棵树。树从她的头骨中抽枝发芽，每一秒钟都在长高，铁丝般的黑色树根从她的腹部和背后钻出，细细密密地扎入床单和地板。灰狼低吼一声，一跃而起，张开血盆大口就向林西夕的脖颈咬去。

转瞬之间，男人已经用手挡住了灰狼的头。

林西夕抬起脸，目光滑过男人硬朗的唇线和挺拔的鼻梁，停留在他被黑发微微遮住的双瞳之上。他的眼睛好漂亮，在深邃的瞳色之上，流动着各种各样的色彩，像燃烧着星星的夜空。

男人微微皱眉。在他眼中，面前只是一个吞下“罂粟幻种”的陌生女孩，是沸鳞集团人体实验的新牺牲品。

从林西夕体内长出的树已经如巨伞般伸展开来，盖满了整个房间。树叶迅速变幻着色彩，在短短的几分钟内由初春的嫩绿变为盛夏的浓翠，又转为秋日的金黄，随后叶片飘落，给地板铺上了一层厚厚的叶毯。当树梢变得如冬日般光秃时，小小的黑色花蕾顶破树皮，悄然钻出，颤抖着绽放开来——这不是树的花朵，而是黑色的罂粟花。它们就这样僭越自然法则地出现，贪婪地汲取着林西夕的生命力。等到花朵结出果实的时候，她就会死于树下。

男人的手中凭空出现一把极细极长的冰剑，在黑暗中闪闪发光。灰狼兴奋地齧起白牙，流着口水。

“失礼了。”当第一片罂粟花瓣飘落时，男人将林西夕抱进怀中，手中的剑寒光一闪，将她与自己一同刺穿。他的血顺着剑梢流进她的体内，顷刻冲击至她身体的每个角落。林西夕感到微微的疼痛，又有种说不出的温暖。

花树产生了强烈的排斥反应，如蛇般扭动起来。男人的眼中现出严厉的神色：“褪。”

花瓣离枝，在月光中漫天飞舞，宛如一场黑色的大雪。树枝干枯卷曲，树冠迅速缩小，急着躲回林西夕的体内。男人抬起手指，整棵花树顷刻被冻结成冰，在淡淡的月光中碎裂崩解，晶莹的冰雪颗粒“啪”地洒落一地。

“这是疗伤的‘瞬溯’。”男人用一个金色的光晕笼罩住林西夕，“你很快就会痊愈。”他拍了拍灰狼的头，起身就要离去。满地冰雪瞬间消融，水汽氤氲而起。

林西夕挣扎着支起身体，急切地问，声音清脆婉转：“你是来做我哥哥的吗？”

男人一愣。窗外，夜空中的流云正飞速掠过巨大的满月，房间里忽明忽暗。“你叫什么？”

“林西夕。”

听到这个名字，男人心里仿佛被什么刺了一下。他表情复杂地望着她，望着她瘦瘦的胳膊和清丽的脸庞。虽然模样变了，可是声音……的确是他熟悉的那个声音。

那个消失了两百年的声音。

他从未想到会在这个平行世界，以这样的方式与她重逢。

“我本以为我们逃得过。”男人的声音里有点儿苦涩。

“逃得过什么？”

男人没有回答。灰狼望着林西夕，耳朵不安地抖了一下。

林西夕换了一个问题：“可以告诉我……你的名字吗？”

“黑岩泽璃。你曾经叫我——轩。那是只有你才能呼唤的名字。”

“轩……哥哥？”

“答应我，小呆，这次你要平安地活下去。”

“‘小呆’？”林西夕歪了歪脑袋，“是你给我的名字吗？”

“是。我们曾经……”黑岩泽璃俯下身，在林西夕的耳边低声说了一句话。

在她睁大双眼，脸颊变得通红的刹那，他封印了她的记忆。

“在我身边只会给你带来危险。睡吧，明天醒来的时候，你将不再认识我。”



林西夕，十五岁，初三毕业生，是家里的独生女。她的父母是大名鼎鼎的设计师，喜欢搬去新城市寻找灵感，于是林西夕也总在不停地转学。在她的记忆中，学校经历几乎可以用“惨烈”来形容：从小学到初中，九年里转学九次，最短的一回只在新学校待了四个月。

几乎所有新学校都拒绝接收她，因为除了“问题少女”，谁还会有如此惊人的转学记录？每到这种时候，林西夕的妈妈都会叹一口气，对教导主任说出一模一样的话：“您可以出题考我女儿。”

随后，林西夕就会坐在教师办公室里，面对着各科试卷和老师们的怀疑目光，默默地拿起笔。结果也总是一模一样。老师们忽然态度大变，争着接纳她进自己的班级，最后的“赢家”会兴奋地把她像明星一样介绍给全班同学：“大家欢迎林西夕，她是考试天才！你们小心全都被她甩得远远的，给我好好努力！”

林西夕总是低着头，默默地走向自己的新座位。她害怕这样的开场。“好成绩”是她能继续上学的唯一保证，是她安身立命的护身符，可是，“空降学霸”的身份让她几乎交不到朋友。原来的尖子生会联合起来疏远她，其他同学也会以羡慕之望而却步。她的作业本会被偷，课桌抽屉里会被扔进苹果核和粉笔灰，她的名字会跟不同的男生联系起来出现在墙上的心形涂鸦里。

林西夕渴望朋友，却在不断尝试、不断碰壁的过程中，渐渐地灰了心。反正……就算建立起了“友谊”，也很快会因为搬家而断掉吧？

她开始看漫画，各种类型的漫画。只有那些虚拟世界中的人物才会陪她辗转前往不同的城市，不离不弃。她用透明的纸描下他们的样子，为他们的快乐而快乐，悲伤而悲伤。

林西夕本该这样寂寞地长大——如果三年前的夏天，没有发生那件怪事的话。

那是个晴朗的下午。父母忙着搬家打包，林西夕叼着棒棒糖，有点伤感地坐在成堆的箱子上。

大门被敲开，门口却一个人都没有，只有她近来常喂的流浪黑猫站在台阶上。

“我是来道别的。”黑猫说话了。

“咔”的一声，林西夕咬碎了口中的棒棒糖，俯看着黑猫那对红得不寻常的双眸，怀疑自己听错了。

“林西夕，”黑猫晃了晃尾巴梢，“别失望，你不会独自长大。你将拥有比友情更坚固、比爱情更深刻的羁绊。”

“什么？”

“你有一个哥哥。要想见到他，你必须在整三年后的满月之夜，吃下这颗种子。等你的头上长出树时，他就会出现。他有一匹狼，你见到的时候自然明白。”黑猫留下一颗罂粟花籽，弓起背，轻快地跑远了。

从那天起，林西夕时刻期盼着三年后的月夜。她把种子小心翼翼地藏在小铁盒里，放在枕下，每次搬家的时候都牢牢地握在手里。

也正是从那天起，她开始做同一个梦。

在梦境中，夕阳西下，她的面前是一望无际的草原，浅金色的蒲公英在风中摇摆。归鸟鸣叫着掠过头顶的天空，飞向深紫色的远山。

右手的触感很温暖，因为她那素未谋面的哥哥正牵着她的手。

“小呆，别怕。”他的声音低沉，像山风吹过松谷，“有哥哥在，你一定不会被梦魔师……”

梦魔师？林西夕隐约记得，那是位有着金色长发和碧绿眼眸的危险神祇……可是，为什么觉得梦魔师是危险的呢？在梦里，林西夕找不到答案。

每当她从梦境中醒来时，距离“相见”就近了一天。她欢呼雀跃地倒数着日子，终于盼到了十五岁的满月夏夜，鼓起勇气，吃下黑猫给的种子。

黑岩泽璃真的出现了。他用自己的血救了她，却封印了她关于那一夜的所有记忆。

半个月后，高一开学第一天。

大清早，新班主任李老师就给林西夕的母亲打了电话：“林西夕妈妈，您女儿以年级最高分进入我们班，我非常高兴。有件事想跟您商量……我想让一个男生当她同桌。”

“没问题。”

“可是，”李老师顿了顿，“这个男生出了名的调皮。”

“调皮点儿正好，太木头的不行。我正发愁林西夕没什么男生朋友，将来可怎

么办呢。那孩子帅吗？”

林西夕起床喝水，差点儿一口喷出来。

一到学校，林西夕就去黑板前看了看座位安排表：林西夕 / 尼子猫。这位尼子猫，直到第二节课才匆匆冲进来，把书包“咚”地丢在桌上，里面的书啊笔啊稀里哗啦一阵乱响。

林西夕吓了一跳，抬头看了看这位新同桌：短发，虎牙，穿着黑衬衣和破洞牛仔褲，左耳有一个装饰，围住耳廓半圈，闪着暗银色的光芒。正好，尼子猫也在打量林西夕——他爸一早就揪他起床，满面红光地宣布他将与“年级第一”同桌——两人目光相对，立即移开，各自尴尬地看向别处。

尼子猫歪过头去想了想，满不在乎地伸出手来：“你好，传说中的‘学霸’。”

林西夕心里很闷，但也大方地伸出手去：“你好，传说中的‘不良君’。”

满以为他会反驳，结果他只是酷酷地笑笑，回身坐下。

这一节是法语课，外教一进来就叽里咕噜一通说，听起来好像一群面包皮翻滚着爬上自来水管，发出奇怪的摩擦声。林西夕一句也听不懂，发起愁来。看看周围的同学，竟然不少人一脸怡然自得，明显是暑假补习党。外教看他们连连点头，讲得更加来劲。

尼子猫倒是很悠闲，他在法语书下藏着一本漫画，时不时偷笑两声。

林西夕扫了漫画一眼，轻轻地说：“《银色之魂》。”

尼子猫受惊似的看了她一眼。

林西夕收回视线，继续愁苦地望着黑板。老师正在教生词，它们乍看很眼熟，细看又跟英文很不一样，名词会分阴阳性，动词恨不得有一百种变形。没等林西夕弄清规律，老师已经开始讲解课文了。到了下课铃响时，“学霸”满脸黑线，似乎遭遇了人生的重大危机。

尼子猫瞄了林西夕一眼，懒洋洋地凑了过来。他一看她的笔记，立即哈哈大笑，那第一行赫然写着：“Bonjour 语义：你好。发音：笨猪。”

“来，就让本座帮帮‘笨猪’吧，我好歹学过一点儿。”尼子猫指着生词，居然能示范发音，还能一个个地解释出来。林西夕无比诧异地跟读，心里默默地把“不良君”划去，换成了“雷锋亲”。正要道谢，尼子猫大方地摆了摆手，从书包里掏出一本习题册，“作为对我的报答，今天的作业你得帮我写。别穿帮了，用左手写，我不会嫌你的字丑。”刚刚说完，又把她的手机抓去，拨了自己的号码，“我会打给你，拜拜——”尼子猫抽出书包，头也不回地离开了教室。

这之后的一段时间，不良君常常旷课。他出现频率最高的是数学课和法语课——用他的话说，数学是“有趣的东西”，而法语则是“展现本座魅力的时

刻”。不过，也多亏他时不时“展现一下魅力”，林西夕才逐渐跟上了外教的节奏，“学霸”的饭碗总算是保住了。

几星期后。下了一整天的雨，到傍晚还没有停。林西夕穿着红色的雨靴，撑着透明的伞，走出教室。经过操场的时候，她放慢了脚步。

广播里正在放一首歌。从未听过的美好旋律，在雨中空旷的操场上往复回响，忽然有了些浑厚苍远的意味。空荡荡的看台上，一排排颜色鲜艳的座椅接受着雨水的洗礼。一顶白色棒球帽，在雨中静静地听着。

一个撑着黑色大伞的身影站在操场的中央。

“尼子……”林西夕刚要出声，却忽然停住了。

尼子猫背对着林西夕，手势潇洒地一甩，丢掉了伞。鼓点响起，尼子猫打着响指，肩膀也跟着摇摆起来；音乐渐入佳境，尼子猫便随性跳起了舞。

雨斜斜地下着，天和地之间一片模糊。尼子猫低着头，滴着水的头发遮住了前额，暗银色的耳廓在幽暗中一闪一闪，像这苍凉的世界里唯一的光。

林西夕慢慢地走近他。

雨水打湿了尼子猫的侧脸，顺着他微微翘起的嘴唇，攀过喉结，在胸前流成一道道雨线。黑色的宽边篮球背心勾勒出少年刚刚成熟的轮廓，露出他那在阳光下晒得黝黑的结实体魄。随着节奏，他痛快地踩在鼓点之上，也踩在观者的心之上；他无拘无束地张开双臂，用几乎燃烧的生命力轻巧地转身，雨水便在他周围漾出一圈圈闪亮的波纹，反射出微蓝的光芒。

刹那间，她看见了他的眼神：锋利中藏着率真，活得自由又快活。

冷不防看到林西夕，尼子猫的手脚停在空中，当场定格。两个人都傻站着。

“真棒！”林西夕鼓了鼓掌。

“嗯。”尼子猫挠了挠后脑勺，好像有点不好意思。他弯下腰，拾起雨伞，甩了甩水。

“这首歌也好好听。”

“喂，那个什么，我先闪了。”尼子猫撑起雨伞，转身就跑了。

第二天，尼子猫再度出现的时候，已然恢复了往常从容的模样。下课时，他像是忽然想起了什么，塞给林西夕一张包得乱七八糟的CD，上面有他手写的一行字：

春のかたみ / 春之痕

“‘尼轰国’的歌，昨天你不是说好听么。正好本座有。”尼子猫支着半边脸，得意地看着林西夕。

“哈哈！字真难看！”

“大胆刁民！……你又不是第一次看见本座的字！”

“那我就勉强收下啦。”

“你明明就一副很高兴的样子。凡人，好好感谢我吧！”

“凡人……莫非您是天人？”

尼子猫仰起脸，用鼻孔俯视着林西夕：“说出来吓死你，我可组过乐队。”

“您说的乐队……”林西夕神秘地压低声音，“不是指学校的鼓号队吧？”

鼓号队在每周一升国旗时，会集体站在大太阳下面，伴着冉冉升起的国旗奏国歌。要是升旗的同学一紧张，把旗子一下子拉到了杆顶，鼓号队就只能越吹越快，气急败坏。

“开什么玩笑？本座可是会写歌的！”

“那你会谱曲吗？”

“那还用说。”

“尼子猫，可以请你帮我谱曲吗？我来写词。”

不良君惊讶地看了看林西夕，没想到学霸会对这种东西有兴趣。她充满期待地看着他，眼睛亮晶晶的，尼子猫实在不忍拒绝。

“小菜一碟。”

周六的午后，两人约好在教室见面。

虽然已是秋天，空气里还残留着淡淡的暑气。头顶的宽叶木质风扇慢悠悠地转着，发出轻微的“吱吱”声。

尼子猫打开皮质的琴匣，拿出吉他：“说吧，要什么样的歌？”

“想念的……想念的歌。”

尼子猫瞥了她一眼：“老土。”

“不管。”

“好吧，要什么样的感觉？”

“想念的感觉。”

“……算了，歌词拿来给我看一下。”

林西夕的脸一下子红了。

尼子猫疑惑地看了看她，一把抓过写着歌词的纸。

遇见

六月天

蝴蝶翩翩
棒冰甜
光影点点
暖风吹过白云起
我们的第一次遇见

四季间
似水流年
寻不见
夕阳腼腆
远山融融归鸟去
一刹那的亲密无间

遇见你的瞬间
遗失懵懂的所有特权
我写下思念的诗篇
蓝色绿色和金色的句子
比不上你眼中星光潋潋

遇见你的瞬间
瞥见世界的另一张脸
我拾起失声的唱片
将笑容与祈盼细细盘点
勾起的嘴角边淡淡的咸

如果在宇宙尽头重见
一百万光年也容不得擦肩
可否拥我入怀
温柔低语在耳在心间
你的胸口
温暖如昨天

如果这等待会是永远

笑着独自走过三万个好天
可否张开翅膀
牵我告别此生此世界
回到那片
蒲公英花田

尼子猫读罢哈哈大笑：“学霸还蛮有兴致嘛。”

“……再、再有兴致也不会像某人，在大雨天湿答答地独舞。”说完这句话，林西夕扬眉吐气。

尼子猫顿时语塞。他抱起吉他，一脸严肃：“我好像找到点儿感觉了。”

见此情景，林西夕也严肃起来。墙上的挂钟“铛铛”地敲了几下。

尼子猫坐在课桌上，调了调弦。林西夕看着他的手背。这家伙平时都在干什么？左一片，右一片，简直是创可贴相亲大会。

“喂，”不良君斜眯着眼睛，“你醒醒，不要迷上本座这翻云覆雨强壮又忧郁的手。”

“我懂你为什么作文不及格了。”

尼子猫酷酷地笑了笑，随意拨动着琴弦。他尝试着弹了几个不同的片段以后，曲子忽然流畅起来。尼子猫胸有成竹地点了点头：“这首歌很快就可以唱了。”

林西夕的眼睛一下子亮了。

“你先回家，本座谢绝打扰。”

“嘁——”林西夕嘴上反抗着，却乖乖地走了。不良君其实有点儿害羞吧？

时钟的指针滴滴答答地走着，戴着银色耳环的少年独自留在空荡荡的教室里。充满校园气息的吉他弦音，和着少年略显青涩的歌声，让时间都放慢了脚步。

很久没有这样弹吉他唱歌了呢。尼子猫默默地想着。还真有点儿怀念。

他不知道的是，这首歌里也写着林西夕的怀念。她一遍又一遍地梦见同一个人，拼凑着梦境写下一行行歌词，就像写下一封地址不详的信，装着对收信人——那位让她没来由地无比怀念的“兄长”——满满的心意。